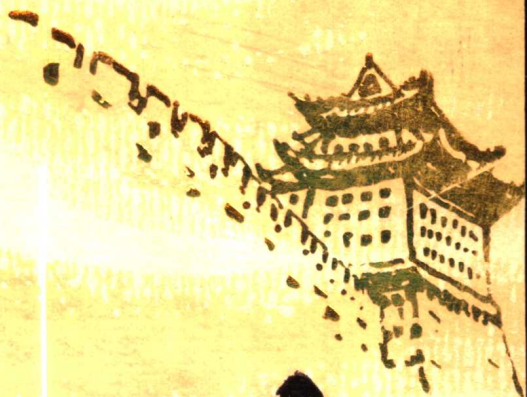




北京

我仍心中的城

作者 徐人仲



主编 张健民
副主编 刘景华

徐人仲

理

北京——我们心中的城
Běijīng — wǒmén xīnzhōng de chéng

主编 张健民

副主编 刘景华 徐人仲 郑理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北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68,000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200-00911-3/K·87

定 价：3.30元

前 言

《北京——我们心中的城》是记述、描写北京历史性建设成就的散文集。值此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把它作为对人民共和国、对首都北京的一份献礼。

我们曾约请为北京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历届领导同志、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各行各业代表人物撰稿。有的老同志由于工作或身体原因未能赐稿，但却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关注；有的领导同志则在百忙中拨冗挥笔。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向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各有关方面的热情支持，一并表示谢忱。

在编辑工作上，我们力求使这本书集史料性、纪念性、可读性于一体，相信会对读者有所裨益。

编者

1989年9月

目 录

永定河——为首都鞠躬尽瘁·····	李锡铭 (1)
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张友渔 (8)
治水惠京华·····	王 宪 (15)
飘扬吧, 我心中的旗帜·····	张百发 (26)
叶落归根·····	程思远 (30)
我的深沉的爱·····	爱新觉罗·溥杰 (43)
致友人书·····	闻家骅 (46)
在改革的大潮中·····	周冠五 (54)
追求·····	杨 沫 (60)
初到北京·····	戈宝权 (64)
大北京、小即景·····	端木蕻良 (67)
终生难忘的时刻·····	丁一岚 (71)
大自然与歌·····	管 桦 (76)

旱甜瓜另个味儿	刘绍棠	(80)
老舍爱北京的启示	舒 乙	(85)
摇篮曲	浩 然	(89)
首善之区的公民	王梓夫	(98)
北京赋	曹世钦	(103)
天安门, 我爱你	徐人仲	(108)
长安街的路灯	郑 理	(112)
相知愈深 爱之弥坚	侯仁之	(114)
我爱北京	季羨林	(122)
献身艺术的追求	于是之	(126)
我和天桥	新风霞	(134)
继承和发展“梅派”表演艺术	梅葆玖	(140)
京韵三祝	孙毓敏	(145)
我与“筱派”艺术	秦雪玲	(149)
历尽沧桑话余年	叶盛长	(154)
一个音乐家的心声	郑小瑛	(158)
声情	盛中国	(165)
思念	聂卫平	(169)
他们居住在这座文化古城里	黎先耀	(175)
雪芹故居何处寻	景 华	(184)
感慨与欣慰	王世仁	(188)
荣宝斋的新生	侯 恺	(193)

全聚德的叙说	苑海忠	(198)
腾飞的北京旅游业	薄熙成	(205)
京郊旅游的“四季歌”	王少更	(210)
情系“长城”	钟绵芊、骆剑双	(214)
周总理与北京饭店	程清祥	(220)
北京情思	顾钥菊	(224)
造福人民的豪迈事业	孙梦兰	(228)
乘着时代的列车前进	国林	(234)
王桂荣塑像前的沉思	赵锡增	(240)
信息之桥	杨宝坤	(246)
从坎坷中走来	张连生、刘铁珊	(250)
京华巧匠夺天工	王振	(253)
颐和园礼赞	魏广智	(257)
北京，感激你的养育之情	陈富美	(261)
从台湾飞来的回响	王锡爵	(264)
剪不断的乡愁	琼瑶	(269)
爱是不会凋谢的···	戴妮丝·李·勒布雷顿	(274)
愿北京成为鸟的乐园···	郑作新、徐延东	(281)
极地连北京	谢又予	(286)
水木清华，人文日新	李传信	(289)
十年再相聚	丁榕	(303)
春的延续	李岩	(310)

教师之乐·····	刘红霞	(313)
抚今追昔咏北京·····	韩作黎	(317)
白衣天使的爱·····	司堃范	(321)
柔和充实的路·····	杨丽坤	(328)
攀登·····	戴洪祥	(333)
时间磨灭不了奉献者的光辉·····	孙书新	(338)
清洁工的心·····	时纯利	(346)
分明非梦亦非烟·····	段天顺	(351)
古地青春·····	李庆余	(358)
戏票·····	姜德明	(364)
问路·····	董乐山	(367)
面塑艺人的悲欢·····	郎绍安	(370)
箭楼呵，历史的见证·····	尹盛喜	(374)

永定河——为首都鞠躬尽瘁

李 锡 铭

1949年2月。我冒着严寒，迎着黄沙滚滚的西北风，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石景山发电厂。这一方面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我的第一条志愿。我想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首先应该到产业工人中去锻炼学习。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光明在驱赶着黑暗；神州大地渡过漫漫长夜迎来了黎明，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诞生。到处生气勃勃，时时出现奇迹，人们充满希望。我也激情满怀，热血沸腾，简直是什么都想干，可又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不久，春天来了，大军南下，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我曾想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斗争。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又报名想参军去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又想去参加那些宏伟的重点项目的建设。但所有这些要求和愿望都没被组织批准。没想到，我却在石景山，沿着永定河，一口气干了26个春秋，渡过了我最宝贵的青年和壮年时期。

解放前，石景山发电厂只有5.5万千瓦的发电容量。由于

设备残破不堪，管理混乱，实际上发电能力只有2万多千瓦，还总出事故，经常停电，被北京市民称为“黑暗公司”。永定河也是一条未经开发治理，肆虐为害的河，雨季一来，洪水咆哮，奔腾泛滥。雨季过后，又往往水枯断流，大风扬沙。记得1950年汛期到来，永定河从100多公里峡谷中渲泄而下，直奔石景山而来。大家都日夜守卫在大堤上，进行艰苦的抗洪斗争。厂子西南角上，有一座日本侵占时期修筑的大型钢筋混凝土炮楼，在永定河凶猛洪流的冲击下，一下子便被卷得无影无踪了。

那时的石景山地区荒凉不堪。山的东麓是石景山钢铁厂，西麓是石景山发电厂，终日烟尘蔽天，空气污浊。人们说，这里的麻雀都是黑的。那一大片地方连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沙石杂乱的“官道”上一串串从门头沟往城里驮运煤炭和石灰的骆驼队，叮叮咚咚地缓慢通过。

羿射九日，
女娲补天，
只不过是神话。
中国人民，
推翻三座大山，
确是事实，毫不夸大。

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被推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是多么贫穷落后啊！奋起！自力更生，干起来！用我们的汗水、智慧和双手，改造山河，开发能源，创造我们美好的新生活。大禹治水、李冰父子开发岷江的壮举流传了几千年。今天，既然党把我们安排在这里和永定河打交道，我们就

脚踏实地，从这里开始，在这条全国并不出名的永定河上创出新的业绩，写出新的篇章！

石景山发电厂，后来改名为石景山发电总厂。其实这个名称是不大符合实际的。确切地讲，应该称为永定河发电总厂。因为它是由永定河梯级开发、水火联建、综合利用建成的一串电站群组成的。

永定河在怀来汇集了桑干河、洋河、妫水河，进入了崇山峻岭的峡谷区。水利电力大军来到了官厅。在峡谷的入口处筑起了雄伟的官厅水库大坝。汛期的滔滔洪水，被拦蓄起来。不但使其不能肆虐为害，而且让它常年为首都人民服务。永定河被驯服了。官厅水电站建成后，紧接着便开始了梯级开发，水火并建。有落差的地段就修筑大坝，建设水电站；没落差、有流量的地段就建设火电站（火电站需要大量的冷却循环水）。永定河水被反复充分利用。后来又陆续建成了珠窝水库、珠窝火电站、下马岭水电站、下苇店水电站、三家店拦河闸、高井火电站、一一三燃气轮机组的调峰电站和模式口水电站。石景山老厂被全部人工爆破后，正在改建成为一个大型热电站（既供电又供热的电站）。这一工程竣工后，石景山发电总厂将由当年的5.5万千瓦，增加到150多万千瓦。永定河水的功能并未结束，它一路从模式口水电站东流与京密引水渠汇合流入玉渊潭，然后绕北京市郊向东南而下。一路在首都钢铁公司充分利用后部份也进入平原地区。八十年代，永定河水又流进西郊新建的城子水厂和田村山水厂。这些水又为多少工厂、机关、居民所利用，最后又为农田灌溉、绿化造林服务。永定河水对首都人民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

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要使每一滴水充分发挥作用。那时

有一首短诗，抒发了我们的豪情。

伟大的革命，
使山河改变，
永定河不再为灾患，
老老实实为首都人民做贡献。
有水头(落差)的地方建水电，
有流量的地方建火电。
永定河水啊！
每一滴要反复利用千百遍，
最后京郊灌农田。

当然，这是永定河100多公里峡谷地区的部分变化，比起全国各地建设的巨大工程、巨大变化来，那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和我的伙伴们是亲身经历和参预了的，是投入了我们的青春，挥洒了我们的血汗的，因此，也格外感到亲切、欣慰和自豪。那时永定河沿岸的水利电力工程、铁路公路工程、高压输电工程、矿井建设工程，交织在一起，炮声隆隆，长年不停。成千上万的劳动大军，踏遍了陡壁悬崖和深山峡谷。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往返于石景山与珠窝工地之间，乘火车一过三家店拦河闸便进入了峡谷区，一路上要过62个隧道。有的区段一出山洞就过桥，过了桥又进入山洞。长龙铁马穿过重峦叠嶂，悬空的桥梁跨过深沟巨壑，山谷激流变为平静的镜湖，盘山公路环绕群山蜿蜒入云端。从各电站发出的电力，送上高压输电线路，银线凌空直贯首都。这是多么壮观、激动人心的场面啊！

发电厂是个特殊的工厂，是能源转换的工厂。水电厂把水

的位能转换为机械能，机械能再转换为电能。火电厂把物质能变为热能，把热能再转为机械能，机械能再转变为电能。特别是火电厂，热力系统都是高温高压高转速的巨型设备，更有非常复杂的辅机系统，再加上高低压电气系统，不允许任何环节出毛病。人们的神经和精力要高度紧张，高度集中，一时一刻不能疏忽。每逢节假日，用电负荷稍有下降，就要日夜不停地对设备进行突击检修。每当一台新设备建成试运投产，就往往是十天半月吃住在现场。一遇险情，一到紧急关头，一有艰巨任务，大家都是拼着命上，红着眼抢着干，有谁去想个人的得失？有谁去争个人的名利？大家只把奉献看做人生的真正幸福。这对那些精神空虚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在石景山发电厂解放40周年时，我的老伙伴们叫我写几句纪念的话。这唤起了我无尽的思绪。回首往事，颇为感慨，便写了一篇送给了他们。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年复一年，
日以继夜；
基建生产，
生产基建；
生产分秒不停，
基建从未间断。

我们的血液和电流，
我们的呼吸和负荷，
我们的脉搏和周波，
同步运行。
我们的生命化为不间断的能源，

向首都人民做无私奉献。

这实实在在的反映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热力系统、水利系统、电力系统的各项参数和指标，和我们的血液、呼吸和脉搏同步运行，和我们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溶合在一起。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想这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溶合到所从事的事业中去。这种精神是力量的源泉。就是这种精神，使我们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使我们经受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使我们渡过了三年严重困难，熬过了十年浩劫痛苦的逆境。有了这种精神，在任何情况下，发电不停，生产日上，甚至越是冲击严酷，灾难临头，困难压顶的时候，越是增强我们的毅力，坚定我们的信心。

26年过去了，我们正在进行珠窝电站的基建结尾，研究石景山老厂和一一三电站的全面大改造的时候，接到了组织上的调令，只好怀着眷恋的心情告别石景山、永定河以及和我一起奋斗的伙伴们，临行写了一首告别诗：

半生共饮桑干水①，
惯看烟霞绕燕山②，
侪辈何曾惜血汗，
唯惜岁月逝华年。

回忆来时正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别去已是两鬓华发。自问虽未虚度年华，但总是感到岁月流逝，不免有多少未竟之事的

① 借桑干河代永定河。

② 门头沟的山脉实属太行山脉，以燕山代之，无非为了迁就旧体诗的格律。

遗憾。

在国务院系统工作了十个年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市工作。改革的浪潮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北京市的各方面工作都在大发展大变革中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在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几年来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改革的确是十分错综复杂、困难艰巨的。要把改革大业健康顺利推进，需要学习，需要了解和掌握很多新知识，需要认真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勇于开拓前进。尤其重要的是，永远坚持我们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像永定河水一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张 友 渔

“北京，我心中的城！”在我来说，的确是这样。我过去，在北京工作将近十年，对北京的发展变化是很关心的。四十年来，北京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缺点。就有关我的工作来说，就存在着不少缺点。许多问题，我在所著《十年京兆》中已谈过了，现在只谈一谈“官僚主义”这个问题。

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严重地存在着。不肃清官僚主义，一切改革都不会成功。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目前当务之急。全国如此，北京也不例外。官僚主义的存在，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也不是今天才开始。在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就进行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7年4月开始，我们又进行了“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后来，还进行了“反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新三反”运动。这些运动在当时虽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官僚主义并未肃清，后来反有

所增长。现在，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几成不易医治的痼疾。

官僚主义可概括为三类：一是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二是尸位素餐的官僚主义；三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我在北京市工作期间，是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的。但不是前两类官僚主义者，而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我所以没有成为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者，原因之一，是我的父亲是一个笃信儒教，一生担任私塾和小学教师的穷秀才，从来没有同人疾言厉色地争吵过，我从小受他的言传身教，养成了和蔼谦逊的作风；原因之二，是我长期在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联系和领导文化界人士，并进行上层军政界的统战工作，不允许不采取所谓“外圆而内方”的和蔼谦逊的态度；原因之三，我的社会职业主要是大学教授、报刊主笔，从来没有掌握过可以作威作福的权力。在党内虽然也参加过某些单位的领导工作，但不是领导集团的第一把手；原因之四，也就是最主要原因，是受党的教育，特别是长期在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工作，学习到民主作风。

我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层负责。我以常务副市长的身份，代替市长管涉及全面的工作，如计划、预算、编制等。其它各方面的工作，由各副市长分工管。只要是计划、预算、编制许可范围内的具体业务，我不干预。当然如用市政府名义行文，发号施令，那就要经我签发。特别是当时的副市长、各局局长、副局长中，党外人士占一定比例，应当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各局、处职权范围内的具体业务，市政府也不多所干涉，更不包办代替。另外，建立了严格的会议制度，每周召开一次行政会议，凡涉及全局性的问题或某一方面的重大问题，都要提到会议讨论决

定。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可能，也不需要“独断专行”了。但是由于我对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还不够好，有人背后说我是“客客气气的非民主”，或者相反地说我“在会议上所作结论圆满但不明确”。至于对待干部，我是平易近人的，从来不摆官架子，局长一级不待说，处长、科长以至一般干部，因公找我，不须“通报”，推开我办公室的门，就可随意进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讲，我喜欢敢提意见的人，不喜欢听奉承的话。因此，就避免了“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毛病。

我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僚主义者。这是由于我生长于贫穷家庭，又四岁丧母，少年时期就帮助父亲料理家务，并教私塾幼童。中学、大学时期，都是半工半读，一面上学，一面做新闻记者，另外，还领导学生运动。到三十年代，工作更加繁忙，白天教书，晚间编报，每天还要安排时间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开会、搞运动。可以说是像蚕一样，过着三起三眠的生活。早上七点起床，吃早餐后，到学校讲课，或做党的工作，开会做报告，个别联系；中午回家，吃午饭后，睡到两点左右，又出去像上午一样活动，有时在家读书，写东西；七点吃晚饭后，睡到十点到报馆写社论，看报纸清样，直到早晨三点左右才回家，急忙睡觉，到七点就起床。抗战期间，全党上下，都是紧张工作，日不暇给，无一人过闲逸生活，我当然也不例外。党籍公开以前，在白区，在南方局主要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夜以继日地从事统战工作、文化工作、民主宪政运动；党籍公开后，曾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新华日报总编辑、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任务更重要，工作更繁忙。特别是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期间，由于省委书记吴玉章同志年事已高，身体较弱，主要是掌握方针、政策，处理重大问题，